

鮎埼亭集

二一

鮎埼亭集

PDG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二

天一閣藏書記

南雷黃先生記天一閣書目自數生平所見四庫落落如賓諸掌子更何以益之但是閣肇始於明嘉靖閒而閣中之書不自嘉靖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豐氏爲清敏公之裔吾鄉南宋四姓之一而名德以豐爲最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監倉揚州死於金難高宗錫以恩卹治子誼官吏部以文名誼子有俊以講學與

象山慈湖最相善亦官吏部有俊子雲昭官廣西經畧
雲昭子稌稌子昌傳並以學行爲時師表而雲昭羣從
曰芑曰蒞皆有名蓋萬卷樓之儲實自元祐以來啓之
自吏部以後遷居紹興其後至庚六遷居奉化庚子茂
四遷居定海茂孫寅初明建文中官教諭寅初子慶瞻
念先疇欲歸葬父於鄞而歲久其祖塋無知者旁皇甫
上或告之曰城西大卿橋以南紫清觀吉地也慶乃卜
之遇豐之革私自喜曰符吾姓矣是日適讀元延祐四
明志云紫清觀者宋豐尚書故園也慶大喜卽呈於官
請贖之并爲訪觀中舊籍得其附觀圃地三十餘畝爲

隣近所據者盡清出之遂葬其親而以其餘治宅慶喜
三百年故居之無恙也作十咏以志之而於是元祐以
來之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
慶官河南布政慶子耘官教授耘子熙官學士卽以諫
大禮拜杖遣戍者也豐氏自清敏後代有聞人故其聚
書之多亦莫與比迨熙子道生晚得心疾潦倒於書淫
墨癖之中喪失其家殆盡而樓上之書凡宋槧與寫本
爲門生輩竊去者幾十之六其後又遭大火所存無幾
范侍郎欽素好購書先時嘗從道生鈔書且求其作藏
書記至是以其幸存之餘歸於是閣又稍從弇州互鈔

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氏之舊然亦雄視浙東焉初道
生自以家有儲書故謬作河圖石本魯詩石本大學石
本則以爲清敏得之祕府謬作朝鮮尚書日本尚書則
以爲慶得之譯館貽笑儒林欺罔後學皆此數萬卷書
爲之厲也然則讀書而不善反不如專已守陋之徒尚
可帖然相安於無事吾每登是閣披覽之餘不禁重有
感也吾聞侍郎二子方析產時以爲書不可分乃別出
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
金已盡而書尚存其優劣何如也自易代以來亦稍有
闕佚然猶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時來借鈔聞人林佶

嘗見其目而嫌其不博不知是固豐氏之餘耳且以吾
所聞林佶之博亦僅矣

臨川李侍郎穆堂云吉人蓋曾
見其同里連江陳氏書目故爲

此大
言

二老閣藏書記

太沖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所得
最多者前則淡生堂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及編
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
吾友鄭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
完尚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閒罕遇
者已失去可惜也鄭氏自平子先生以來家藏亦及其

半南溪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者尊
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爲父以太沖先生
爲師因念當年二老交契之厚也遺言欲爲閣以竝祀
之南溪自遊五嶽還閣始成因貯書於其下予過之再
拜歎曰太沖先生之書非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
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
精言淹雅者貽譏雜醜攻文詞者不諳古今自先生合
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
學者曉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貫故先生之藏
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試歷觀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

文海睢陽湯文正公以爲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
良自不誣末學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
古人記藏書者不過以蓄書不讀爲戒而先生之語學
者謂當以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至教也
先生講學徧于大江之南而瓣香所注莫如吾鄉嘗歷
數高弟以爲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
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與
高州之文章惓惓不置南溪登斯閣也先生之薪火臨
焉平子先生以來之手澤在焉是雖殘編斷簡其尚在
所珍惜也況未見之書累累乎昔者浦江鄭氏世奉潛

溪之祀君子以爲美談今後鄭猶先鄭也而更能收拾其遺書師傳家學倍有光矣書目旣成爰爲之記

藁書樓記

揚州自古以來所稱聲色歌吹之區其人不肯親書卷而近日尤甚吾友馬氏嶰谷半查兄弟橫厲其閒其居之南有小瓊瓏山館園亭明瑟而巋然高出者藁書樓也遊疊十萬餘卷予南北往還道出此閒苟有宿畱未嘗不借其書而嶰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來得未見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予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購窮年兀兀不以爲疲其得異書則必出

以示予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得予論定
一語卽浮白相向方予官於京師從館中得見永樂大
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卽來問寫人當得多少其
值若干從臾予甚銳予甫爲鈔宋人周禮諸種而遽罷
官歸途過之則屬予鈔天一閣所藏遺籍蓋其嗜書之
篤如此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崑山徐氏新城
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馬氏昆弟所有幾幾過之
蓋諸老網羅之日其去兵火未久山巖石室容有伏而
未見者至今日而文明日啓編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
其好或好之者無其力耳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值

其時斯其所以日廓也聚書之難莫如讐校嶰谷於樓上兩頭各置一案以丹鉛爲商榷中宵風雨互相引申眞如邢子才思誤書爲適者珠簾十里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雙鐙炯炯時聞雜誦樓下過者多竊笑之以故其書精核更無譌本而架閣之沈沈者遂盡收之腹中矣半查語予欲重編其書目而稍附以所見蓋仿昭德直齋二家之例子謂鄱陽馬氏之攷經籍專資二家而附益之黃氏千頃樓書目亦屬明史藝文志底本則是目也得與石渠天祿相津逮不僅大江南北之文獻已也馬氏昆弟其勉之矣

小山堂藏書記

近日浙中聚書之富必以仁和趙徵君谷林爲最予嘗稱之以爲尊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風其未替耶而吳君繡谷以爲希弁遠矣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襄敏尚書之女孫而祁氏甥也當其爲女子時嘗追隨中表姑湘君輩讀曠園書旣歸於趙時時舉梅里書籤之盛以勛諸子故谷林兄弟藏書確有淵源而世莫知也予乃笑曰然則宅相之澤亦可歷數世耶何惑乎儒林之必邇其譜系耶繡谷曰然嗚呼曠園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零歸於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

歸於鶴浦鄭氏而石門則摧毀殆盡矣予過梅里未嘗
不歎風流之歇絕也谷林以三十年之力爬梳書庫突
起而與齊不可謂之非健者已谷林之聚書其鑒別既
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於其
父每聞一異書輒神飛色動不致之不止其所蓄書聯
茵接屋凡書賈自茗上至聞小山堂來取書相戒無得
畱書過夕恐如齊文襄之待祖珽也每有所得則致之
太孺人更番迭進以爲嬉笑嗚呼白華之養充以書帶
之腴是天倫之樂所稀也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
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閒所絕無而爲人所竊歸於

有力者之手杭君堇浦聞之爲告谷林亟以兼金四十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予及予歸谷林但取近年所得地志示予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予家宋槧裒然首列予不禁爲之憮然谷林以予之登是堂也屢堂中之書大半皆予所及見也請爲之記乃爲之題於堂之北墉

雙韭山房藏書記

予家自先侍郎公藏書大半鈔之城西豐氏其直永陵講筵賜書亦多所稱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侍郎身後書卷法物玩器多歸於宗人公之手以其爲長子也先

和州公僅得其十之一而宗人子孫最無聊再傳後盡以遺書爲故紙權其斤兩而賣之雖先集亦與焉遂蕩然無一存者先宮詹公平淡齋亦多書其諸孫各分而有之遂難復集和州春雲軒之書一傳爲先應山公再傳爲先曾王父兄弟日積月累幾復阿育王山房之舊而國難作盡室避之山中藏書多難挈以行畱貯里第則爲營將所踞方突入時見有巨庫以爲貨也發視則皆古書大怒付之一炬於是予家遂無書難定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束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之少也先贈公卽以鈔書作字課已

而予能舉楮墨先君亦課以鈔書嘗謂予曰凡鈔書者
必不能以書名吾家自侍郎公以來無不能書而今以
鈔書荒速廢業矣予至今檢點手澤未嘗不歎遺言之
在耳也但吾鄉諸世家遭喪亂後書籤無不散亡祇范
氏天一閣幸得無恙而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得復擁
五萬卷之儲胥其亦幸矣雙韭山房者亦先侍郎之別
業在大雷諸峰中今已摧毀而先贈公取以顏其齋者
也自予出遊頗復鈔之諸藏書家漸有增益而於館中
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欲於其中鈔所未見之書吾友
馬嶰谷趙谷林皆許以貲爲助所鈔僅數種而予左降

出館矣昔鄭漁仲修通志欲於館中借書卒不果良會之難洵可惜也卽以十年來所接其爲夢寐所需而終以高價之莫副付之雲烟之過眼者不知其幾何也爰輯目前所有之部居而爲之記

天一閣碑目記

天一閣書目所載者祇雕本寫本耳予之登是閣者最數其架之塵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大沖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尚書健菴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又其後則